

以聪明神武之资，抱济世安民之志，乘时应运，豪杰景从，戡乱摧强，十五载而成帝业。奄奠海宇，西汉以后所未有也。

段少舫 徐雯珍◎编著
大家文苑·出版

洪武帝



藏書大南



洪武大帝

(六)

段少舫 编 著
徐雯珍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第六十八章

宁母责儿

常遇春正要出芜湖关，忽见从斜侧里来了一标人马挡住去路，马上将官大喝一声：“三黑休走，着我一枪！”说罢大枪一抖直奔常遇春的哽嗓而来。原来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宁国彦。那个中军一看急了，高声叫道：“二将军且慢动手，我奉元帅之命送三将军出关，这里有大令一支！”宁国彦哪里肯听，二次抖枪来刺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听有人呐喊：“老二！休要无礼！”话音未落，宁国彪手擎软藤枪飞马赶来，当啷一声把宁国彦的枪给搪了回去。宁国彦一看大哥来了，拨马就跑。宁国彪来到常遇春面前，说道：“三弟受惊了。”常遇春说：“大哥怎么赶来了？咱娘现在如何？”宁国彪说：“刚才娘见我返回，就问我你现在哪里。我说已经出了帅府，娘一听就急了，怕老二出来闹事，让我赶快追你，幸亏我及时赶来了。”常遇春说：“想不到二哥对于孩提时期抢饽饽、夺乳食之恨，至今仍耿耿于怀。”宁国彪叹口气说：“你二哥心胸狭窄，气量很小，总有一天他要吃亏的。”兄弟二人边走边说，出了城门，过了吊桥，来到护城壕外。常遇春收住了坐骑，将拳一抱：“恩兄就此请回，在母亲面前多替我尽孝。小弟告辞了。”宁国彪说：“三弟保重，恕愚兄不能远送。”二人拱手告别。



常遇春出了城直奔自己的营盘而去，离着老远的就看见贾平、王威两个人站在营门外边眼巴巴地等着他呢。这两个人一瞧常遇春回来了，赶忙上前给家主爷请安牵马。常遇春下马话也没说，无精打采地进了大帐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扶着桌案，只是二目发直。贾平看了看王威，王威瞧了瞧贾平，两个人都知道家主爷准有心事，就有意引他说话。贾平说：“家主爷，主公和元帅派人来过好几次了，问您回来了没有，送来了上等酒席一桌，说是给您贺功的，还赏给弟兄们每个人一斤酒一方肉。我们还没吃呢，大家伙都说等着您回来一块吃，您说现在吃吗？”常遇春人虽然回到了大营，可是他的心还留在芜湖关，根本不想喝酒也不想吃饭，可是他听说弟兄们还都等着他没吃饭呢，就不能说不吃，因为他自己一说不吃，大家伙就都不好意思吃了。常遇春平时和这三千五百名弟兄们相处得像亲哥儿们似的，根本不分上下彼此，打起仗来大家也是心往一处想、劲儿往一处使，一个心眼儿抱成团地往前冲。他为了心疼弟兄们，就说：“好，咱们也喝点吧。”贾平、王威两个人把酒菜端上来摆好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家主爷，您来吧。”

常遇春每次吃酒都是和贾平、王威一块吃，自己坐在当中，贾平、王威一边一个，你给我满一杯，我给你倒一盞，挺有意思。可是今日就不然了，常遇春并没有管贾平、王威，而是自己一杯接一杯喝起来。喝了一会儿又要换大杯。贾平、王威在旁边看着，心里说：家主爷今天非喝醉不成，可是也不敢劝他。后来他索性端过一坛子酒来，一扬脖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下去了半坛子。酒一入肚，他立时就觉着天旋地转，四肢无力，头发大，眼发晕，一口菜也没吃，趴在桌案之上糊里糊涂地就睡



了。这一来，闹得贾平、王威两个人心里挺不是滋味儿，也不知道常遇春究竟是为了什么。他们两个人忙给常遇春摘下了头盔，卸下了甲冑，慢慢地把他扶上了床。常遇春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天过三更，贾平、王威慌里慌张地跑进帐来，叫醒了常遇春，说：“家主爷，可了不得了，您快起来到外边瞧瞧去吧，悬天寨的大寨主带领着喽罗兵偷营劫寨来了。”常遇春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一听这个信，登时火撞顶梁，骂道：“胆大山贼草寇，我与你无冤无恨，你竟敢来犯某的营盘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待某前去擒他！”贾平、王威帮助常遇春穿戴起来。一会儿工夫，常遇春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挽裙，扎绑停当，提枪上马，闯出了营门。

他来到营门外边，抬头往对面一瞧，只见面前排列一哨人马，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把这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为首的一员将官铁盔铁甲，掌中皂纓枪，好像去了尖的半截黑塔一般。他瞧见常遇春出来了，马往前撞，抖枪就刺。常遇春晃晃悠悠把枪摘下来往外一架，耳轮中就听当的一声，就把那人的枪给磕飞了。吓得他脚尖点镫，拨马就跑。常遇春能让他跑了吗，他把大枪一翻手，抡圆喽照他的左耳根台子就扫了过去。这小子听见枪带风声到了自己的跟前，赶紧趴在马鞍轡上。他躲得稍微晚了一点，啪的一声，枪头正打在他的左太阳穴上，登时头盔也掉了，护背旗也散了，脑瓜骨也揭盖儿了，鲜血、脑浆流得满处都是。噗通一声，死尸摔于马下，战马落荒而去。后边的喽罗兵们一看主将阵亡，个个惊得魂不附体，望风而逃。常遇春怒气不息，撒马就追，前边跑的那些喽兵们一边跑一边



喊：“常三爷饶命吧，别追了，我们是芜湖关的呀！我们跟您无冤无恨哪！都是宁国彦叫我们来的，我们不敢不来呀！”常遇春一边追着，恍恍惚惚地好像听见前边的兵丁们喊出了“宁国彦”三个字，不由得一惊，忙问：“贾平、王威，刚才前边的那些败兵们喊的是什么？”贾平、王威说：“好像是喊他们不是山寇，是从芜湖关来的元兵，说刚才你打死的那人不是山大王，叫什么的国彦？我们俩也没闹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常遇春一听就急了，哇哇哇一连吐了好几口酒，然后他啪啪啪！在马的后胯打了三枪纂，打得这匹马四蹄刨开，鬃尾乱翘，亚赛腾云驾雾一般，一阵风就冲进了败兵的人群，拦住了众人的去路。这时，常遇春的酒也醒了，眼睛也不浑了，把枪一横说道：“你等慢走，某要问个真假虚实！”吓得这些败兵们扔下了兵器，噗通！噗通！就全给常遇春跪下了，不住声地喊道：“常三爷饶命，常三爷饶命啊！常遇春说：“你们都是哪里来的，如果跟我说了实话，我一个也不伤，全都放你们回去。”兵丁们千恩万谢，趴在地下磕头如同鸡啄碎米一样：“常三爷，我们是从芜湖关来的。我家大元帅是宁国彪，被悬天寨的寨主请去了。他临走之时嘱咐我家副帅宁国彦，叫他带领我们严守芜湖关，不许出城跟任何人交战。元帅走后那宁国彦便自作主张，说什么要报抢饽饽之仇，夺乳食之恨，自己冒充大寨主，叫我们假扮喽罗兵，前来偷营劫寨。不料想一照面就叫您把他给揍死了。我们只得赶紧跑回去报告我家老夫人得知，好叫她老人家派人来收尸呀！”常遇春一听，原来自己刚才打死的那个“寨主”，就是宁国彦，当时脑袋嗡就大了，只觉着眼前一片漆黑，头重脚轻再也坐不住了，摇了两摇，晃了两晃，从马上摔了下来。贾平、王威一



看不好，急忙上前扶起常遇春喊道：“家主爷！家主爷！您这是怎么了？”常遇春扶着贾平、王威，站起身来，仰面长叹：“天哪！天哪！二哥呀二哥，你既为了报你我幼年之时的抢饽饽之仇，夺乳食之恨，就不该冒名顶替。我也是一时酒醉，辨认不清，才误伤了二哥的性命，不但二哥你死得冤枉，让小弟我也有口难诉，知道的说我误伤二哥，不知道的就要咒骂我口是心非，恩将仇报啦。日后母亲和恩兄若是问将起来，倒叫俺常某如何答对？我这杀兄之名又如何能够容恕？看起来此事是天绝常某也！二哥死去的阴魂别散，等候小弟给你抵偿兑命去吧！”说罢嘹楞一声亮出肋下宝剑，就要抹头自刎。这一下子可把贾平、王威给吓坏了。他们知道常遇春的脾气是宁折不弯，说到哪儿就办到那儿。两个人手疾眼快，一左一右，一个搂住常遇春的后腰，一个死命地抱住常遇春的胳膊，硬强着把宝剑给夺了过来。两个人给他跪下，苦苦地哀求：“家主爷，这手儿可千万使不得呀！您的意思我们明白，因为误伤了宁二爷，您觉得对不起老夫人和大爷宁国彪，才要抹头自刎的。可是您如果这样一死，反倒叫外人有机可乘，正人君子说您知恩知报；小人匹夫就会胡言乱语，使您死后落个骂名。要依我等愚见，莫若您老人家先别寻短见，带着宁二爷的尸首到芜湖关去求见宁元帅，见了那宁国彪把这前后之事诉说一遍，我们俩给做个证人，说完之后任他发落。事也明了，老宁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您老人家就是再死也心明眼亮，比在此处自刎胜强百倍。不知家主爷您意下如何？”常遇春一听，心想也对，依他二人之见，我在临死之前再见上母亲、恩兄一面岂不是好，使吩咐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赶快给我抬上我那二哥尸首，随我回营。”又吩咐宁



国彦手下的这些败兵：“你们赶快回城去禀与你家老夫人和宁元帅，就说我常遇春随后就到，在城下求见。”这些兵丁们连连答应，回城去了。

常遇春带着贾平、王威把宁国彦的尸体抬回帐中，自己摘盔卸甲，换上便衣孝服，头戴白绫，来到了芜湖关的城根以下。这时候天光已经大亮了。只见那城头之上并无兵将，只是站着一些丫环、仆人，当中坐的是老夫人，左有大夫人张氏，右有二夫人游氏，宁国彪的女儿站在祖母的身后。常遇春一瞧母亲已在城楼之上，赶紧甩蹬下马，上前跪倒：“恩母在上，不孝儿三黑子向您请罪来了。”此时就听老夫人说道：“我儿常遇春孝义双全，何罪之有？”常遇春说：“母亲不知，孩儿昨夜伤了二哥的性命，故而见母亲前来请罪，”老太太摇了摇头说：“三黑子，此事并不怪你，方才我已得知实情，只怪你二哥狭小量窄鼠肚鸡肠，为报他那抢俘之仇，夺乳食之恨，一不听母训，二不遵帅令，私离防地擅自带兵出城，假冒山寇去偷营劫寨，简直要气煞为娘了。漫说你是误伤了他的性命，你就是有意将他杀死，为娘也不会怪罪于你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”老太太刚刚说到这儿，贾平、王威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，心里念道：阿弥陀佛，这回我们家主爷的性命就算保住了。他们俩眼望着老太太磕了两个响头：“老夫人，您老人家真是明察秋毫。方才要不是我们相劝，我们家主爷就抹脖子给宁二爷偿命去了。您老说那宁二爷的尸首又该怎么办哪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们就给抬进城来吧。”两个人答应一声，派人把宁国彦的尸首抬过吊桥。老太太吩咐门军把城门打开，派出四个兵丁把尸首搭进城去，又命人买棺木将尸首装殓起来，过后安葬。



常遇春说：“娘亲，不如恩兄现在何处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大哥现在悬天寨，为娘正为他的安危担心呢。”书中暗表，离芜湖关七十多里有一座悬天寨，这悬天寨在八卦山上，地势险要，可以伏兵。此山三面都是悬崖绝壁，只在山的东南有一条路可走，所以易守难攻。寨主姓查名显，勇猛过人，他对芜湖关垂涎已久，近来听说西吴朱元璋要攻取芜湖关，便想趁机先下手为强，把宁国彪擒住，让他献关投降。因此他在八卦山摆下了一座八门金锁阵，这个阵是凭借山下的一个大寨筑起的围墙，墙外挖了绕寨的长壕。所谓八门，指的是休门、生门、伤门、杜门、景门、死门、惊门、开门，又按五行生克，变化无穷。阵中埋伏强弓硬弩，立刀、窝刀、绷腿绳，绊马拴。诸事安排好，派人来请宁国彪前去观阵。宁国彪到了那里，就被困在阵中。常遇春听说哥哥到了悬天寨，便对母亲说：“恩母放心，孩儿就去救哥哥出阵。”

常遇春辞别了恩母，带着贾平、王威回到自己的军营，直奔元帅大营而来，元帅徐达正在大帐中与西吴王、刘伯温等议论劫营之事，忽报开平王常遇春求见，徐达说：“快请开平王进帐。”常遇春进帐躬身施礼，说道：“常某向主公、元帅请战来了。”他把宁国彦如何假冒悬天寨寨主偷营劫寨，被他误杀，他怎么到芜湖关请罪，得知大恩兄宁国彪被困在八卦山八门金锁阵内，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为贼杀兄之罪，为报宁家的恩情，请元帅准许末将前去破阵，解救我那大恩兄宁国彪。”西吴王一听，心里不由得一愣，说道：“六弟，闻听那寨主查显十分骁勇，你一人前去恐怕难以取胜，不如你先回营歇息，待军师、元帅安排一下，再去解救你那恩兄。”常遇春知道主公这



是不放心，便说：“主公，救人如救火，哪能等待，末将主意已定，望主公成全小弟这一次吧。”说着话眼泪就要掉下来。刘伯温说：“元帅，我看就让开平王去吧，就凭常将军胯下马掌中枪定能取胜。”徐达说：“军师所言正合我意，主公，让开平王去吧。”到这个时候，西吴王可不好再说不让常遇春去了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六弟，你要多加小心了。”徐达手擎大令：“开平王常遇春听令，本帅命你带领三千常胜军，五百飞虎队前去八卦山破阵！”“遵令！”常遇春答应一声，出了大帐，带着贾平、王威向自己的大营走去。

西吴王眼望常遇春走去，对徐达说：“破八门金锁阵谈何容易，孤王实实放心不下。”徐达说：“常将军此一去，好处有三：打开金锁阵，救出宁国彪，宁家母子很可能献关或弃关一走，芜湖关不费刀枪可得，此为一个好处；救出宁国彪，常遇春就算报了宁家的养育之恩，也补了杀兄之过，从今往后他就不必自责了，此为第二个好处；打下八卦山，杀败查显，也除去了我们攻取金陵的障碍，此为第三个好处。既有这三大好处，我们还是值得一去的。”刘伯温也说：“常遇春为人忠实厚道，假若不让他去救宁国彪，恐生他变。况且他久经沙场，屡建奇功，飞虎队个个又英勇善战，主公不必多虑。”听军师、元帅这么一说，朱元璋也就放心了。

再说常遇春，他回到自己的营盘，同全营兵士一起吃了一顿战饭，立即拔营起寨，遑奔八卦山而去。八卦山离芜湖关只有几十里地，常遇春快马加鞭，众兵丁紧紧相随，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。常遇春来在一个高坡上将马收住，举目观看，忽听号炮惊天，战鼓齐鸣，三军呐喊，杀声震耳，再看这八门金锁



阵分东西南北，里四门外八门，好似一座迷魂阵，周围挖了两丈宽、两丈深的壕沟，筑了一丈多高的土围墙。正当中是将台，巍峨矗立，将台上站定一员将官，身高过丈，胸宽背厚，肚大腰圆，面如紫茄皮，紫中透亮，亮中透红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颌下五绺墨长髯；头戴乌金盔，身贯乌金甲，胸前一对狐狸尾，脑后双飘雉鸡翎，半披半挂皂罗袍，怀抱令旗令箭，正在指挥这座八门金锁阵。旁边立一根两丈多高的铁旗杆，上边有两个三尺见方的刁斗，一个刁斗上边是五色标灯，是夜间调兵用的；一个刁斗上是旗号，用作白天指挥作战。阵内布满七岔八岔、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的通道，一股通道一色旗号，以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，分为绿、白、红、黑、黄。北方壬癸水，黑旗下黑袍黑马黑将官烟涂墨染；南方丙丁火，红旗下红人红马红缨闪闪；中央戊己土，黄旗下金盔金甲令人心寒；西方庚辛金，白人白马银盔银甲银光灿烂；东方甲乙木，绿旗下绿盔绿甲色比绿春山。往上看绣带飘杨，旗幡招展；往下看刀枪林立，戈戟森严。内里埋伏有立刀、窝刀、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，翻板转板，滚膛刀，绷腿绳、绊马索，处处巧设机关。地雷、火炮安插得便，弩弓药箭在暗处悬，阵内套阵，神鬼莫测，将旗一摆，变化多端。众喽罗闻鼓合队闻金骤散，举旗起，掩旗伏，行如残云，静如泰山。

常遇春一看这座八门金锁阵如此有条不紊，就知道寨主查显非是一个寻常之辈。猛然间瞧见刁斗上绿旗一摆，霎时间正东方鼓声大作，号炮连天，只见那些绿衣兵将，短者持矛戟，长者持弓弩，强者持旌旗，勇者持金鼓，一拥而上，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。只见那人被困当中，四面受敌，盔歪甲散，带开



袍松，汗透征衣，嘘嘘带喘，浑身上下血迹模糊，也看不清是他自己身上带的伤，还是因为杀人过多溅的血。常遇春一看，被困的正是自己的恩兄宁国彪。由于连续鏖战，他已经力尽筋疲，掌中的那杆赤丝软藤枪左摇右晃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了。常遇春不由得一阵情急，在马上失声喊道：“恩兄不必担惊，小弟来也！”说罢就要撒马往下冲，贾平、王威两个人赶紧勒住马的丝缰，大喊一声：“家主爷，等会儿！您可曾看清了阵门？进哪门是生，入哪门是死？您老人家可有把握吗？”常遇春一听也愣了：“啊！这个……”往下的话他没说出来。

常遇春这个人最忠诚老实，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撒谎吹牛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只因他救兄心切，见宁国彪被困阵中，眼睛都急红了，还没看清这八门金锁阵里哪是生门，哪是死门，就要往里冲。经贾平、王威这么一问，还真把他给问住了。贾平说：“家主爷，我听见老人们说过，打阵可不能胡打呀，知其奥妙伸手可得，不得其法，只凭骁勇，那是进阵则亡，错走一步，就得粉身碎骨，您要见过这个阵图，不知其中之秘密，可万万去不得。”常遇春闻听，紧锁眉头，急切地说：“哎呀，贾平、王威，我的好兄弟呀！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心事，我母亲、恩兄对我恩重如山，而今我恩兄被困重围，危在眼前，我焉有视而不动之理。莫说它是一座金锁阵，就是刀山油锅、龙潭虎穴，常某也要只身前往！如能救出恩兄，我们弟兄就同回芜湖关去见老母，举家团圆；如不能取胜，我常遇春就是死在阵中也甘心瞑目。好兄弟，你们在此处等候，常某去也！”说罢就要催马，贾平、王威两个人互相递了递眼神，一齐上前说道：“家主爷，你我主仆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但情深如海，您的恩母就



是我们的恩母，您的恩兄也是我们的恩兄，我们与您老人家不愿同时生，但愿同时死，您此番打阵正是用人之际，我们怎么能让您自己去，我二人愿跟随家主爷去打金锁阵，同您一块救出咱们的恩兄，让您举家团圆。要死我们俩先死，也算表一表我们哥俩对您的忠心。”常遇春听了这话，心里万分激动，但他不忍心连累贾平、王威这两个好兄弟便说：“不行，今天此阵十分厉害，还是我匹马单枪杀入阵去。你们二人带上那三千五百飞虎队，仍回威平山去吧！”贾平、王威说：“家主爷，您也不要多说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去打一阵吧。”常遇春把脸一沉：“站住，我看你们俩哪个敢动！”常遇春喝住了贾平、王威二人，自己正要催马出阵，忽听得身后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一齐回头，只见山坡下跑来一匹白龙驹，马上端坐一员小将，看年纪不过十八、九岁，跳下马来身高八尺，细腰扎臂，双肩抱拢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鼓太阳穴，宽脑门儿，两道细眉斜插入鬓，一对朗目皂白分明，长眼睫毛儿，吊眼角儿，鼻如玉柱，口似硃涂，牙排似玉，大耳垂轮。头上戴一顶粉罗帽，转圈八排白绒球，迎门高挑三尖茨菇叶，左鬓边戴一朵粉绒球，上面撒满银星，光华缭绕，未曾一动突突乱颤亚赛白凤点首。穿一身粉色双绉短衣裤，腰系一巴掌宽的白丝板带，足下蹬一双薄底窄鞦燕云快靴，背后背飞鱼袋，内插宝雕弓，左挎箭壶，里边有数支雕翎箭。肋下悬挎两刃双锋昆吾剑，闪披粉缎子兰花英雄髻，鸟式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杆八卦亮银铲。小英雄连人带马好似银堆玉砌一般。贾平、王威看罢，心中不住暗暗夸奖。只见那员小将放慢了马步，来到他们的切近，双手一抱拳，未曾说话满



面含笑：“啊，这几位将爷请了。”常遇春虽然为救恩兄心急如火，但因这个小伙生得有出众之貌，不免也瞧上两眼，听他搭话，便点了点头：“啊，这位小将军请了。”常遇春嘴里跟小孩说着话，他那两只眼睛可都在八门金锁阵里呢。小将军一瞧他这神态、相貌和他穿的带的使的骑的，好像是认识似的，转脸对贾平、王威问道：“请问二位，马上这位将爷，可是怀远安宁黑太岁、打虎将军常遇春吗？”贾平、王威一听这个小伙儿的问话，心中暗想，看样子这员小将准有来头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家主爷呢？看着他这样的和气温顺，一定不会怀有什么恶意，瞧他这身打扮和兵器、战马倒像是武林之中的英雄好汉。现在我们家主爷正在急着打这座八门金锁阵，这员小将如果和我们家主爷认识，或者沾亲带故，决不能袖手旁观，如果能帮我们一把，那可太好了，赶紧答道：“小将军，此位就是西吴开平王，我家六千岁，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。”小将军一听，脸上立刻透出惊喜之色，赶忙甩镫离鞍跳下马来，上前跪倒在常遇春的面前口称：“六叔在上，小侄儿给六叔磕头了。”这一下常遇春更觉奇怪了，心里话：“我又打哪儿来个侄儿呀？”“啊，这位小将军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因何对我口称六叔哇？”小将一笑：“六叔，我就是跟您报了我的姓名，您也不认识，可我要是提起我的父亲来，您就认识了。”常遇春说：“但不知你父他是何人呀？”小将军说：“他老人家在我四叔朱元璋驾下称臣，官拜东海王之职，人称赛灶王、水龙神胡大海，我是他不肖之子胡得济。孩儿跟随母亲、舅父由江西湖口千里迢迢前来投亲报效。您与我父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我管您叫六叔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吗？”常遇春闻听，不禁哈哈大笑：“哎



呀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胡家侄儿到此，没错，没错，正合适。好孩子，你就快起来吧。”胡得济站起身来，谢过了常遇春。贾平、王威两人一见可乐了：怎么样，咱们刚才猜得不错吧，不是沾亲就是带故，不是亲戚就是朋友，闹了半天这位小将军原来是咱们胡二爷的儿子，里手赶车没外人儿，这还有什么说的呢！两个人赶紧过来参拜少将军，胡得济也给他二人还了礼，接着又问常遇春：“六叔，您老人家不在营盘，来到这山上可有什么事吗？”常遇春说：“别提了，只因八卦山悬天寨的寨主摆下了一座八门金锁阵，将我的恩兄困在了阵中，性命难保，我奉元帅之命，前来解救恩兄脱险。我等正要前去攻打八门金锁阵，你就来了。”小英雄闻听一笑：“六叔，小小八门金锁阵何劳你老人家亲自出马，侄儿愿替六叔前去破阵救人，管保马到成功！”



第六十九章

千里寻夫

胡得济要去攻打八门金锁阵，当时乐坏了贾平、王威。两人刚要去给胡得济拉马，常遇春把脸一沉，哼了一声，狠狠地瞪了他们俩一眼。意思是说：这个孩子是我二哥的儿子，他就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，他小小的年纪不知深浅，说几句大话也是难免的，你们怎么能当真的呢！要出个差错，怎么向我二哥交待呀！胡得济聪明伶俐，他一眼就看出六叔的意思来了。小英雄笑道：“六叔不必为我担忧，此阵并不足为奇，我七岁上第一课，就是学的这八门金锁阵，此阵如何摆，如何破，我早就了如指掌。”常遇春一听心里说，你父亲吹牛出了名，你这么点年纪也学会了吹牛。常遇春心中这么想，可没说出来。因为小孩子好逞强，你越说他不行，他就要去做，所以常遇春只是说：“贤侄远道而来还没有见着你家爹爹，我让贾平把你送到大营去，这八门阵就让六叔我去破吧。”胡得济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，噢，不用问哪，我说我能够破阵，我六叔还不相信呢。他说：“六叔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您是怕我吃了亏，其实六叔您老就放心吧，我是跟我老爷长大的，摆阵破阵都是我老爷教的。”常遇春说：“你老爷是谁来着，我给忘了。”胡得济